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矩山存稿卷一至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錄監生臣余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矩山存稿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案矩山存稿五卷宋徐經孫撰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忤賈似道罷歸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

經孫家在洪撫之間有山方正因號曰矩山并以名其集生平以伉直自許立朝大節多有可稱熊朋來銘其墓有云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其丰采之嚴正可以槩見文章非所注意故往往信筆揮寫直抒胸臆不復以經營研鍊為長然其辭達氣昌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諸篇極言時政及彈劾權倖皆敷陳剴切

辭旨凛然想見正笏垂紳氣象其體裁清峻尤非撫拾陳腐者所能幾其萬一惟詩筆俚淺實非所長讀者以其人重之可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矩山存稿卷一

宋 徐經孫 撰

奏疏

陳綱紀疏寳祐癸丑

臣一介疎庸叨恩分察循牆莫避庀職有初輒攄千一之慮仰瀆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歷之際言事日横朝廷遂輕蘇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為朝廷重輕初不在此當使

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此未嘗不三
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彼徒見李沆當
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為復鎮靜之體而不知上下
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奉行天書從臾封禪
以逢君之過而不知恥其視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王
素余靖諸賢疾聲大呼於明道慶歷之時則虎踞龍蟠
鬪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
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

行一苛政可謂有仁祖之仁雞鳴視朝日晡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仁祖之度内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之纎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眞履實踐該備衆美既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巳三十年尚未覩慶厯之治功陛下亦嘗思其故乎仁祖嘗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

之末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平更化真有此意衆正彙征羣奸距脫言路風采赫然有慶歷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既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謄降而後付出使鶻擊鷹為雌伏鳳鳴喑作寒蟬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

見聞寧張北司與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憲掃地
幾不復振臣于此時顧以菲才謬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
進退大為狼狽雖然臣固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
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曰横而朝廷遂輕如張方
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
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繼
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内降然後下無以
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

使名器謹視于舊章而不循於弊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

陛下固無怪乎言者之紛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

臣祇命之初未敢泛陳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為陛下告然

非為微臣職事計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

而赦之則臣又將有以為陛下告者謹録奏以聞伏候勑旨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夏

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氣而分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痒疴而不知者知之先則圖之速圖之速則慮之周父母之道於斯為盡臣觀今日之事殆難徧以疏舉五月以來常昜為沴夏田龜拆農夫乏收如江淮閩廣多以旱告地道不寧陵谷變遷昏墊之民化為魚鼈如浙之溫台處三郡湖南之湘鄉寧鄉二邑又以水告則水旱之為敗也慘矣遊騎哨徧蹂我淮甸而窺疆之計迫逆雛逋誅

貧固海島而運謀之計深矧饑饉相因姦宄初發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則風塵擾攘之為敗也急矣為民父母可坐視其敗而弗知救歟竊謂上而朝廷下而州縣外而邊閫所當汲汲皇皇念民生之不易懼禍至之無日而內外之間方且鎮之以靜玩之以常未聞有變容動色集思廣益求所以為救敗之方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避僭妄輒以當今之急務熟數而條陳之一曰速行荒政以恤流亡二曰亟寬民力以固根本三曰預儲

帥才以備緩急四曰急防海道以杜窺覦臣聞旱乾水溢堯湯被之民無捐瘠者以蓄積先備故也今公私赤立備具不先固無望其有堯湯之心也豈可不體之乎蘇軾有言救災邺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發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其賜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折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至論也恭惟我孝宗皇帝留意荒政聖訓有言

州縣檢放多是不實後時大哉王言此州縣救荒之大
弊而孝宗皇帝以四字盡之蓋守令志在繭絲不固根
本者每遇水旱上下觀望不以實告及朝廷以所聞下
行則輾轉後時秖為文具往往稾秸已空而方行檢視
流殍滿野而甫議賑卹朝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
被其澤者多矣臣欲望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吏時
賑卹之無實速降旨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
以水旱實聞而州縣隱蔽者並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

之詔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責州縣以實奏戒檢放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臣又聞唐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邺帝曰聞所損少郡縣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于斯不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茍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之心

以行荒政大臣體陸贄之事以救民命及今用力無致後時則生靈幸甚臣所謂速行荒政以恤流亡者此也

臣聞敵國之外患未足畏中國之內變為可憂者蘇轍進策于仁宗朝曰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邊境強敵不足為中國之憂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於邊陲而繼之以吾民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勢實類之蘇轍言之于先朝所謂藥石於強壯之

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臣援之于今日所謂鍼砭于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橐紅之期已迫邊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饑民已有嘯聚於内盜賊已有乘間而發者使内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為謀欲銷動摇杌杌之憂當行安静和平之政而觀時事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寛恩尤愳勞擾況當燬室之後未究安宅之圖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

身殞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為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目睫且無以固其志況江閩湖廣淮蜀遠在千里之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腹充塞而不得徹聞且和糴非得已也糴于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履畝均數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于富厚之家又復何說而概及下戸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若于經量之挨究則迫于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產業之有無

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為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寛恤詔書回饑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寛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二矛重弓說詩者以為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為折壞之備況折衝强禦之臣三軍之所繫命其為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而宿儲之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

謀事最為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普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册貽厥孫謀孝宗深識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于閫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邇者蜀閫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為羊陸之仁人咨之在

廷誰是禁中之頗牧授鉞萬里取具臨時不免折柳樊圃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閫有其人而遽遺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為曹翰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為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朝立國金陵鄰於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為急國家駐蹕錢塘濱于海也故守禦以川道為急雖然

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㝡爾海島據吾要壘窺我上流邇者東閫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為彼所窺既徒啟于戎心當益嚴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諜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于是先解東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諜知狡謀有所窺瞷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

不可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沿海易師事覘之臣切怪上下之悠悠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師垣實爲重寄矧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師壓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劄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爲助朝夕究圖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覦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之要務也徹桑

牖户已非閒暇之時厝火積薪下為安寢之計臣先事而言實為過計不幸言中事恐無及惟陛下留意聖慮與二三大臣圖之如臣言可采即乞速賜勑旨

陳納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卿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言莫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

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己從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為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己也自衢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己以獨斷自明目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强明以自任始無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而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武帝與田蚡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汚隆其皆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可以遠匹堯舜下軼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為君之難太宗皇帝曰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為之高宗不以畢享廢朝令孝宗許令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己之過而盡天下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

矣給舍又得以駮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密勿論思矣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豈復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見於知行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内批之煩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褻中外隱憂間之大臣固常執奏矣或謂上意之難回是陛下為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固常繳駮矣或謂宣諭之狎至是陛下為給事分過也

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為侍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尚闒於節貼是陛下為臺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為救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疑臣甚為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真欲以身為臣下分過哉臣固知陛下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之心過于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徧凡九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厚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

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宥九列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于宮闈之講求左右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徳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宥曰非法曰優容皆人主之徳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臣為之則有司為之寛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

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内降雖難盡抑而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施行而亦不疑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為仁但見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過哉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迅此天德也范祖禹有言法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下以仁祖為法

又言苗税斛面事

臣竊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西或旱或潦在在有之有田之家最為艱苦況訴旱訴潦縣不為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潦去處無由陳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有旱潦去處即與民戶從實檢較庶幾有田之家不致虛納苗稅仍禁遏年人戶送納苗稅所在官司利其盈餘未免多增斛面其間有加八至於一石而納二石者重為民戶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之不嚴視為文具遂

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瘠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錢則又倍于米價即以所得斛面折為正苗之數折納價錢則為囊槖之計所以上户轉為中户中户轉為下户下户轉為貧民則流離餓死或為盜賊職此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急行下諸路專委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分即行下折納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如憲司隱蔽内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户越訴庶得民

瘼少甦盜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

劾陸德輿疏

臣跡躐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竊惟文昌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諒之士乃稱論思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恥之心何有封駁潤色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科名不知愛重自為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詭秘縉紳間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唇鼓吻變易是非手滑

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煖避寒歸身權要曩
因妄傳玉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即敗露聞者鄙笑近
専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媒進無復改圖南陽多
得美郡有勑不見于封還武弁換蹴于郎闈閲讀不聞
于繳駁蜀閹非人則書行内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
恬不為耻方且日延技術問好音之何時涖卜吉辰謂
陳拜之可必涎轂升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
進長天官仍兼瑣闥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

謂侍從之臣人主所儲以為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輿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圖進志趣如此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勵風俗異日果以為相又將馬用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勑旨

劾張鎮張知復疏

臣竊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恥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為妾而不知禮于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垓以為自固之計苞苴效屢無日無之攜妾獻笑或夜乃散其見于垓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

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善狀蔑聞莆民必有推不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為宰吉水無弭患之方而宅堂至於被禍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患至今及倅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於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倅舂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漕臺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為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

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朶頤可知融民必無來何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為本孔門為政始於友于世未有不廉於身而能仁於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恥其

為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
走及知富順鹽也敵至棄城不知守土反以封記行李
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竟遭拘管之辱他日澧州以
不廉攻劾而歸其弟龔之持節湖南為之置廬室分俸
給亦可愛矣及龔之沒欺其孤寡百計併吞曾無手足
之愛憲司特為區處後事且述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
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
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

靈豈堪朘剥耶奉議郎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宗庠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手政以賄成凌鑠同官傲忽在任奉承漕使陳登和糴取盈斛面乾沒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餘萬貫見于臺評其宰寧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為曲直事無是非以吏之可否為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罵其貪以民賊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黄白充斥為其兄遜所鄙時廷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

究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遣之旨本不可入貪緣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是豈能盡使民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得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遇赦未得放參註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民生幸甚風教幸甚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為禮樂之司苟非其人不

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為湖南漕使司酒庫押官妓于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恥齋而實為酣飲淫朋之所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恥齋也至升帥幹專以役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及為卒局則又駢儷小技服役材館而不畏朋友之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守臨川囊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悶其擾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

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胄闈所取紕繆多士傳以為笑嘗遭臺臣徇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强占田地謝甚薄之及官于朝又為一配吏改正取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雠在京扯拽聲冤于市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其人營求官事聞者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農薄已為

僥逾遲遲其來擢升常博不知端委佩玉之地安用此流哉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時煥與夢炎並寢新命以清朝廷公論幸甚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勑旨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偽而辯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必放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厲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其心術險微辭淫言偽是何其敢于醜正罔上也臣子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勑不廢怠荒之規成湯儆德日

新猶聞自用之戒況工誦瞽諫士傳言庶人謗古之聖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疏立意在於鄙斥議己之人而游辭及于忠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猶可也出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若曰令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樓臺無地如寇準可也而曰爾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瓊林大盈若戚畹恩澤以在廷

之臣言行未必相顧皆不當諫諫則適足以啟吾君玩
且厭而可諫者獨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
也臣謹按承議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戶部侍郎厲文翁
門蔭出身本無能解貪緣鑽刺以致顯榮其疇昔之貪
聲穢行屢玷臺評皆所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疏言之
上罔聖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
廷果有可厭可玩之士況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怫悟
主之日而敢譸張為幻妖狐晝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

陛下為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之語以為據夫人獻巳之辭而于此言之何其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蓋文翁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如耶昔者微臣祗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為論臣又念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安知不為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捃摭其過以瀆聖聰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于天下人謂我何不曰小人無忌憚至是乃

無敢白其奸則曰吾君果厭玩人言真有如文翁之醜正末論如罔陛下何臣於是畏簡書畏公議寧不畏怨仇而為陛下明白言之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文翁免所居官以為小人枉上醜正者之戒天下幸甚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奬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近時報狀蔡榮依舊主管亳州明道觀趙邦永赴樞密院禀議臣竊以為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黜大奸距脫天下

咸誦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竄公論方以為快惟蔡榮
未見施行已為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祠乎且榮之罪
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巖者以風鑑自詭當蔡
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為之營求關節納錢以數百計
巖之子知之有簡覔錢不得陰發其私榮以諭巖竟殺
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為致曲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巖乃
黥配至今人能言之以若所為貶斥可也六月之役我
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

然而邦永乃有稟議之命允為誤恩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僨事誤國天下知之邇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雛守城之備牢矣況所至砲弰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竄可也臣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鐫秩邦永特寢新命亦與貶竄淳更不鐫降亦令回御司所乞罷見任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勅旨

劾楊華石珍疏

臣昨點獄見臨安府獄有吳班為江灣侵盜錢事尋與索案祖點對則降授武節大夫楊華實為罪魁華初領錢置局招買浮鹽以為國課計華乃背公徇私侵盜入已其受贓與販物得息之錢不啻數十萬緡自行供認具載案牘近者施行僅削三官可謂罰弗傷其毫髮況又攤及平民根連株逮淹延許時而華乃脫身在外監納悠悠是何施行之失當也欲乞將華照已認贓納數

更與削秩竄之嶺海候贓足日押發其餘在獄人臨安府各據所認監納即與斷遣毋致淹滯又據嘉興府申秉議郎浙西路兵馬副都監鎮江駐劄御前水軍統領府總兩府都總轄石珍奉淮東總領所牒催解未足綱米珍乃依憑主人之勢凌蔑輔郡之守鳴鑼入郡恣為恐脅之謀搬挈行床踞罵設廳之上雖喻之以禮款之以宴其無禮自若也夫綱解所以餉軍有欠自當催理何至暴慢如此全無忌憚郡守不堪至申總所總所知

其無狀即與換回然粗免總轄職事而已欲乞將石珍

鐫降押起赴極邊自効伏候勅旨

繳呂開先復官疏

臣聞絶小人之根者必杜其黨杜小人之黨者必嚴其

防防閑稍寛投隙者至矣臣竊見丁大全沐猴而冠犬

羊而坐廟堂者也欺君誤國負罪遠徙所過之地往往

唾駡呂開先何人斯舊事大全僥倖改秩作邑太和大

全之謫南安也道過其邑開先卒縣僚以迎之衛䄂有

啟既以庾嶺之梅頌其成功又以商舟之楫望其終相當此之時開先惟知有大全不知有君父彈文即上僅從鐫罷向時朋黨之人已為輕矣今輙援朞法自陳妄作勞績如向日告訐填虧苗開先只就板簿驅磨向以訪聞助日解開先只令民戶樂輸向以民訟補綱欠開先監吏胥填納此不過解臺臣所疏之罪狀殊不知大節已虧他美莫贖況彈文所按鬻獄科罰接受錢米各有實數而可以徑敘復耶詞臣所言已誅其徼後福之

心矣臣竊謂天造神斷竄此巨奸天下幸甚廷臣齒弊
舌腐憂大全之復任近奉聖旨又諭臺臣之請察其動
作嚴其防閑月奏旬報天下快之閑先仍望大全再相
者也而以期法敘復可乎蓋今日不特大全穿望歸之
眼而其徒之分謫他郡者莫不日望其有可攀之例今
日此例一開他日某人自陳曰風聞某人以期法自陳
不審朝廷何以處之臣以為欲絕大全復出之謀當先
罷閑先敘復之命始臣欲望聖旨特發睿斷繳收成命

仍永不與敘復差遣以扶公道以杜姦萌則天下之幸也生民之福也所有録黄未書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經孫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臣竊以風憲實綱紀之任霜臺專彈糾之司有李勉之賢則可以尊朝廷如臣光之言則貴於曉治體不畏强禦則内壯于精神稍涉奉承是自塗于耳目況

元祐清殿之選必伊川程頤其人非得真才曷膺親擢伏念臣迂疎何筭義利粗明分席成均初無裨于教養充恩資善愧莫廣于見聞大愳出幽何堪其二倘弗加於控避恐易速於顛隮伏願皇帝陛下洞察危衷俯從愚懇亟收回於成命仍改畀於時髦庶使孤蹤獲安微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劾董宋臣疏

臣聞急而呼天者無好聲切於諫父者不擇語臣與臣

常挺昨以董宋臣押班之際未穆公論相繼具奏未行寢罷恭准天筆宣諭一則曰四日一朝與朝夕聽使令者不同二則曰所任皆閒慢職事不過優寵而已丞相又呼臣與臣常挺臣洪勲同至相府面諭聖旨臣固知給舍非將順之官相府非書黄之地然君相之命有嚴且堯言再三洞然明白謂無事任祇是優寵則臣等雖抱掣肘之羞而亦以君命必信也繼而二十三日之命再出則不可謂之無事任矣今觀其印纍纍綬若若若

主管者一同提點者一大都提點者三而又聖主者三上自太廟下至王邸無不隷其掌如顯應觀如翰林院如軍器庫國信所猶之可也太廟乃嚴祀祖之地而一祖十二宗厥臨孔威之所在天之靈豈不曰此乃誤我神子聖孫之人陛下前屏逐之而宗廟再安實宗廟之所以亮陛下也今乃使之帶管太廟之銜得不重祖宗之怒臣伏讀國史恭觀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預事之訓真宗皇帝有杖殺守恩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觀漢唐

之禍及近時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之訓家法森嚴載在簡册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今事任若此謂之閑慢可乎臣自夏初見宋臣有符寶所之命臣則繳之丞相曰此閒慢也今押班之際臣已繳之陛下曰此閒慢也涓流不已將成江河毫髮不除必尋斧柯且此人狡險有素亦且報復未暇臣恐誤陛下國事又如前日者臣固知陛下待之有法有過則懲萬無此慮然臣子愛君不容不預言之臣自前日以聖言炳如日星堅如

金石因奉命以書押班之黄令畀之事任如此臣實不敢聞命臣寧犯陛下之怒而死不敢誤陛下之事而生呼無好聲諫不擇語惟陛下察之臣日俟録黄令猶未至懐不能已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又疏

臣昨者一日之間兩被聖旨旣諭之曰雖未盡行已示意向又諭之曰儘有商量豈待促迫臣扶憊策羸承拜坐讀雖神謨天運未易窺測而聖心悔悟天機轉旋已

足以慰區區憂愛之私臣於回奏具言謹屏息以俟商量裁處之善蓋有待也明日而給假十日之報則臣又以為陛下意向之私由是商量之所從始也而或者過慮則曰假滿供職將若之何臣固知陛下必俟其假滿再有詞請于是從之而後施行為有序恩意為有終不必家諭而户曉也且自宋臣供職後丙午一雨至今凡幾日矣無晝無夜天地為之晦眛日月為之沈寞此非小變未可以時秋積雨之涼三日以往為霖為喜也且

此去季秋之時率不遠若此雨不止陛下將何以見天地祖宗也天雖不言或者以雨諫陛下也臣聞陛下遇原饗食必齋數日遇明禋必齋一月以祈晴霽故自近年以來明禋無不霽者今宋臣末去臣等以言諫陛下視如蛩鳴蟬噪可以却之使止而天意未然陰雨不解萬一有禋祀陛下將何止之耶恐非齋肅之所能止也臣聞天秉陽湛乎清明一為陰氣所蔽則晦昧而不霽君如天亦湛乎其清明也一為陰邪所蔽則疑惑而不悟

臣嘗記往年章清孫以聚斂嚴刑誤天下遂致積雨之沴久禱無應有臣慶登一疏擊之陛下甫頒出逐之命而扶桑暘谷之光已昭然矣蓋陛下即天天即陛下自古聖賢書論皆以奸險小人常雨為陰其氣類之所感召如針磁然今宋臣一用隨致陰雨之沴若更如前此用事復召之將若之何況褰紅是時敵謀莫測未可以草方華秋哨不動為幸也昔孝宗皇帝於龍大淵曽覿之始逐也謂陳俊卿曰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俊卿歸

未及門已有旨黜二人於外此陛下前日事也及大淵既復曾覿再還又復竊弄孝宗覺之謂左右曰為家老子誤我不少臣敢以為陛下今日告也臣非敢有促迫實以人心未孚人言未已天意未開天怒未解用敢犯雷霆之威而冒言之萬一聖明衡慮已定如臣所期予祠于十日之後玆實宗社萬年之福何其幸也萬一有如或者之慮則天下以為臣職叅論思又兼封駁而不能守職盡言則今日雖可偷生而千載之下有餘戮矣

萬一聖意以宋臣為必可保其無他而以臣言為强聒沽名則乞陛下奮發威斷明正臣譁訐之罪黜之屏之幾殞無悔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引年第一疏

臣聞從欲者君父之仁知止者臣子之義人生十年入學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仕古之制也夫學三十而致蓋以講貫閱歷之久仕七十而致亦以其心智筋力至此有不容强得謝而去終其餘年下有以遂其知止之

義上有以廣其從欲之仁君臣上下仁之至義之盡也
臣少而淺學老而空疎仰荷陛下擢之疎遠置之清華
苐臣前此嘗與同列私議以為從臣如包恢年巳七十
臣劉克莊鄧炯皆七十餘而犬馬之齒巳七十矣揆之
禮律所宜次第乞歸以全知止之義去年臣炯先奉祠
歸臣克莊以遠次歸臣恢又與臣約謂恢先去而臣繼
之今年恢以平江之命而去而臣獨未去衰顔白髮日
隨横金曳紫之班每竊自愧用敢齋沐涓吉敷陳悃愊

首述古人致仕之期次陳同列知止之義且臣年今又七十二矣痰眩痔疾時時發作此而不去必有顛隮重念臣以丙辰之春叨恩入閩庚申之秋由閩入覲一出八年菊荒鶴怨所未暇論而三間蓋頭乃男思詵比年所造曰披其圖夜夢見之尚未得一歸其家情實可憐今徼福而遂生還則首丘之願畢矣伏望陛下推上天從欲之仁曁老臣無用之身俾之休致而歸不違知止之義則放牛歸馬一木一草無非天地之恩經孫不勝

拳拳俯伏待命之至

再上疏

右經孫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今月十四日恭准詔書不允者臣欽承明命無地措躬臣聞委質為臣心固無二陳力就列止於不能伏念經孫學淺而才疎識凡而見陋徒以逢時休順綴迹清班思昔先朝禮部尚書則蘇軾史院脩撰則歐陽脩給事中則黄裳太子詹事則王十朋此四職最號清華而四臣則極天下之選顧

臣何人乃兼四賢之職臣則榮矣獨不為美官要職辱耶臣每涉筆職位下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刻加之疾疾黽勉不前此不能止之時所以屢控休致之請恭奉明詔恩言眷温以孔戣責禹之事謂不宜去臣伏讀再三感極以泣然此願學者孔戣之志在得請而歸去矣區區愚衷已具前奏今敢以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賜從欲不勝瞻天望聖祈憐俟命之至

引年第三疏咸淳戊辰六月

右臣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恭准今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承命涕零措躬無地臣竊見近年以來中外庶官求去乞歸指作禮數鐘鳴漏盡夜行不休為上所厭于是有勅令致仕者有理非自陳者臣竊謂有致仕而勅令孰若知止聽其休致自陳而謂之理作丐祠者從其所陳稍回退聽之風陰寓保全之賜況如臣者踰七望八年數當去而重以衰疾執經新益講册字非不大而

估嗶者甚艱日赴朝叅有凝立稍久則眩暈欲仆今强自支持偶未仆爾何日顛隮必有勒令致仕者矣臣此時豈不倍費陛下保全之恩臣應科舉以得官程磨勘而轉秩非不愛官爵者第臣内謀諸心外質諸聖賢之訓無一可留敢不避再三之誅仰干天聽得謝是祈伏望睿慈察臣悃誠初非矯激之舉保臣晚節即令休致而歸則鴻飛霄漢益知天覆之寛魚放江河等囿海涵之廣臣無任拳拳之至

第四疏

臣三命益恭傳有明訓再三則瀆易著格言臣聞君天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非敢不恭而敢于瀆也實以哀籲于天期以從欲且臣年當去禮律甚明臣病可憐首丘在念天其忍不畀矜予臣又聞臣劉克莊乞去之詞曰與其被論而歸孰若得謝而去與其終殞于位孰若生還故鄉然臣區區之愚雖不敢以被論為恩然實以不得生還為憂臣籲天至此情迫詞窮伏望皇帝陛

下察其情出于真憐其老而且病以之曾被犬馬之役俾之歸拜蓋帷之賜不勝至願

第五疏

臣荐承休命尚闕俞音退自省循感極以泣臣載惟今日聖賢相逢衆正萃集如臣衰朽留不加多去不加少且臣首疏所謂與鄧炯等約丐老而去已定於兩年之前非至今日方有此意亦非他有所覬望姑為此詞特以年在三臣之後故其請亦在後況陛下於臣鄧炯劉

克莊已從其請今臣衰病不減二臣所以五奏而未已者實望陛下以許二臣者許臣也陛下若令臣休致儌福生還則未先朝露之前自一日以往皆陛下生全之賜臣情迫詞窮期於得請席藁以俟陛下哀憐而終惠之

表

致仕表

臣經孫言臣昨日咸淳二年七月准告授臣端明殿學

士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宫封帛請俸料合至今年七月滿年踰七十見若沈痾敢瀝忠悃就乞致仕者伏以經孫奉祠竊禄將成兩考之書拜疏引年仰凟九重之聽所祈得請非敢具文臣中謝伏念臣素乏才能積有遭遇事先帝于三紀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潜何裨新益寵踰其分用過吾材自龍飛以來兩辱虎符之命連章控避俯荷允從一札遥飛更蒙奬賚紫殿脩職名之峻琳宫賦廪秩之優不敢再辭又歷三載重

念經孫年衰氣弱福過災生爰自今春益復有病齒牙之揺落未已腑臟之秘滑不常視聽俱昏拜跪良苦稽之禮律已踰致仕之期顧此筋骸豈復能久于世願言納禄以保餘齡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廣日月之照察臣知止足之義已愧後時俾臣全衰朽之年免貽清議

再上表

臣經孫言昨於六月上表以年踰七袠陳乞致仕七月

十八日恭准詔書不允者伏以引年致仕已歷危衷有
旨諭留特壓温綍未遂一辭而退敢干再瀆之誅臣中
謝伏念經孫景迫桑榆質如蒲栁罔竊而食初何補于
明時空臆而言未必回于淵聽然七十謝仕于小臣已
愧後時況以多病殆盡餘齡敢望崇福延康之恩言下
逮感涕横流然不允者君之仁知止者臣之義輒攀禮
典重冒聖慈伏願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徳察臣
衷曲之畢竭憐臣筋力之少衰鑒此至悃許其納禄即

遂退休之請永為太平之民

遺表

臣經孫言病勢危篤無復再生永辭盛世者伏以惟天為大未酧覆幬之恩沒世不忘尚忍須臾之死氣已微於屬纊敬敢廢於拖紳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經孫材質庸凡學術短淺事先皇於盛際遍歷清華侍陛下於初潛最加獎遇久焉休退積此哀羸俯陳垂沒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皇帝陛下緝熙聖學克廣

道心上畏皇穹之鑒臨下念生民之凋弊開通言路毋養成緘默之風保毓陽明毋使為隂濁所蔽益勵有為之志用垂無疆之休則臣冥然長辭死且不朽防偏一表敢希臣栻之親書任善孤忠願采唐證之半槀蓋棺近只戀闕潜然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謹言

矩山存稿卷二　　　　宋　徐經孫　撰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日進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總命羲和歴象欽天之事歴者紀數之書即洪範之歴數所以紀星辰運行之常象者占天之器即舜典之璣衡所以占星辰常變之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止鳥獸氄毛音冗音毴

此分命四子之事二仲二叔分掌四時分宅四嵎所以測日景考中星定中氣授民時驗物化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止庶績咸熙

此又總命羲和以歸餘置閏之事故更端以重命之允信釐治蓋信此四時之序釐治百官使其功績熙廣接續有成而無玩愒之患也

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註之學稽古所以考

古人經世之大業傳註所以釋古書垂世之大義古今諸儒之説備矣臣不敢援引以瀆天聽敢以帝王經世之大業為陛下言之臣觀堯典此章凡三節其總命羲和也有以見合天人為一致故昊天之若必欲其欽人時之授必欲其敬以心法為治法已非後世星翁歴史之所能與蓋茍無欽敬之意以行之則必至于昏迷天象而玩日星之變異妨奪農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敬乎天時是不欽乎天也邇者星虚殷秋其日丙寅太史

占候風來自乾實為人多相掠之兆應在吳分當思根本摇動之憂臣願陛下毋以歷為步占之常而忘帝堯欽敬之意則臣今日所講說者非紙上之虛言矣其分命四子也有以見當堯之時日星軌度時和歲豐不惟斯民有以全其耕鑿飲食出作入息之樂而在郊在藪一毛一羽之微亦有以遂其乳化氄毛之性何其盛哉臣睹陛下比歲邉陲之民死于兵革内地之民死于水旱雖有父母妻子之屬不得以相保反不如隆古跂行

喙息之安其生者為可痛也其再命羲和置閏之事也則必信日月歲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以見當時之人卒作興事惜陰愛日於三百六旬之内蓋無一日一時之或敢玩愒也臣觀是時君則日行其道臣則日孜其思三載而攷之而至七十載之久巍巍乎其成功也如此今陛下臨御以來視堯之在位已七之三矣方以允釐之歲月而空擲于更化以緝熙之光陰而徒勞於革弊實為陛下惜之臣願繼今以往上下勤恤皆以堯命

羲和之意自勉一日欽敬則一日之功一歲欽敬則一歲之功兢兢而行孜孜而思百工以釐庶績以熙則會天萬年之歴視堯之置歴數時可無數矣

九月初十日進講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問或逗遛不發州縣慮科斂違時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驗實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

小立限以遣之雍熙二年上謂宰相執政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無積粟何以救之並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臣嘗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仁政所貴及時以此知堯湯不能免水旱之災而天下未始有捐瘠之民者要必有以達其仁也如使蓄積不先時而具賑恤不及時而行則博施濟衆子惠困窮堯湯雖有此心天下未必被其澤矣恭惟太宗皇帝上承藝

祖龍興之業下貽神孫燕翼之謀所以億萬年而有永者皆於安民一念得之聖謨洋洋真萬世之矩矱也夫以水旱之灾無不聞而檢覆惟恐後時賑貸惟恐其不急所以民不至于流亡而無盜賊之患三代而下以盜賊而亡其國者未始不以水旱之故民饑無以恤之耳其或知所以恤之則又聞之後時檢束於藁秸已空之後而無以驗其實賑貸於流亡莫止之餘而無以全其生於是死者固絕更生之望而生者又萌等死之心盜賊

之患卒至於不可收拾也臣聞今歲如浙東西湖南北七閩二廣多以旱告如天台栝蒼永嘉三郡與夫潭之湘鄉寧鄉安化諸邑又皆大水陵谷變遷民生蕩析可為哀痛臣比者進講之次恭承聖問台處等郡水旱之灾仰見留意民瘼四方有故莫不上徹聖聰臣時奏乞及時賑貸又蒙玉旨諭以速下施行臣知陛下此心即太宗皇帝之心也斯民何幸然側聽旬餘未見施行臣竊惟今日外有窺伺之奸内有水旱相仍之患則人心根

本之地不可不思所以堅凝而維持之也臣願明詔大臣檢舉見今州縣水旱去處會監司郡守選差清廉官吏即與檢放仍急行賑濟之實或就發常平義倉之儲或特發豐儲樁積之米以活飢民毋使其至於流亡至於盜賊則太平雍熙之治復見于今日矣則天下幸甚

九月十一日進講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章欲求賢者進用之而放齊薦非其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止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章欲求賢者論其事而驩兜薦非其人

臣聞帝王之治莫大於得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當堯之時黎民雍而萬邦和百工釐而庶績熙一人端拱于黃屋法宮之邃若可以為無事矣而帝王之心則未然也方且歷訪在廷若時登庸有咨若予采有咨羣龍並用未始自足而一賢在野惟恐或失何其急于得人

也及觀放齊以朱蔫帝則知其嚚訟不可用驩兜以共工蔫帝則知其静言不可用蔫揚之辭方出于口而吁疑之頃如見其肝又何其明于知人也盖聰明之徳光於天下不惟事幾潛伏民瘼隠微皆有以真知灼見而天下賢愚不肖之分亦皆如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鑑之静而鬚眉燭焉故凡智愚之繆其用言行之不相副者皆不能逃于片言之下此所以獨推官人之能而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如使其徒以

得人爲急而無以知之則朱可以啟明欺如後世之利口捷給者用矣共工可以僝工欺如後世之小才徒辨者用矣知人云乎哉陛下神聖廣運堯之德也親賢之急堯之心也忠邪有辨堯之明也亦堯之文也天下雖大枉直莫欺共兜巨奸斥絶久矣然豈無好辨而喜勝者靜言而庸違者尚當有以審察而分别之邪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臣敢陳帝堯知人之道以爲責難之恭

九月十三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止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竊謂洪水大患也咨岳博謀也僉謀之公舉而所薦者鯀此諸儒之所同惑也以方命圮族固不逃於帝曰咈哉之疑而試可乃已又不能不徇于岳曰异哉之嘆此諸儒之所惑也臣嘗思之蓋岳之所薦非驩兜共工比洪水之割方為害於蕩襄之餘下民其咨思俾乂於

浩浩滔天之際顧瞻當時有能之可使者惟鯀而已故
岳不得已而力薦之堯不得已而姑試之堯豈徒曰試
之云乎哉欽之一字乃所以藥其疾而玉其成也鯀之
病在於方命圮族耳命者天理之自然惟敬者能順之
族者物類之同然惟敬者能安之今鯀也不順其命乃
至于方而逆汨陳斁倫非方命歟不安其類乃至于毀
而圮悻直自用非圮族歟是背之也堯以欽命之鯀以
忽棄之故雖九載之勞而弗克績於成也子禹嗣興祇

台厥徳而先有于往欽哉之意行其無事而無蹈方命圯族之愆故能濬澮距川決川距海而成大功於八年之頃嗟乎同此一水患也鯀以忽心而績用弗成禹以敬心而地平天成盡臣道可不敬哉抑臣讀書至此而有感焉以堯朝之清明一咨登庸而得朱再咨予采而得共工三咨治水而得鯀九徳咸事羣龍并用之時豈應有此自後世言之掩覆之可也而史氏録為古法孔子定之以為篇首者蓋所以見天下未嘗無小人小人

未嘗無朋比而皆不足以累帝堯知人之明則堯之盡
君道者又可見於此矣嗚呼盛哉

九月十九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止𡢃于虞帝曰欽哉

臣聞脩身乃齊家之本家齊乃國治之基父堯子舜古
今盛事而求其所以相授受者乃不過脩身齊家得之
有如師錫之言方癸子聞之語已隨以此見大舜雖在
側陋之中而玄德無不上聞帝堯雖居黃屋之邃而天

聽無不下徹以聖遇聖固應爾也然帝俞之而問之豈非欲因此而審其德歟今岳之薦舜也不稱其濬哲不稱其文明不稱其温恭允塞故獨舉其難事之親與不恭之弟舜處其間上友下順使之進于善不至姦以此為薦舜之原而已至于堯之試舜也則又未試以五典未試以百揆未試以賔門納麓方且驗之閨門觀其儀法及舜能以理降其驕貴之心使之行溈水之汭則又以欽哉美之以此為試舜之實而已嗚呼大學言治國

平天下必以脩身齊家為首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以在家在身言之蓋未有身不脩而能齊其家者未有家既齊而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也堯典一篇始敘堯治終述舜禪而其于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序惟此一說蓋克明峻德堯之天下不難平矣嗚呼堯平時用功之序如此故於舜之孝欽兩盡而知其身之脩於舜之克諧釐降而知其家之齊于是而授以天下可不謂天下得人乎百篇帝王之軌範堯典百篇之冠冕子思孟子

所論之次序盡此而已後之欲治國平天下者盍於是究心焉

矩山存稿卷二

矩山存稿卷三

宋 徐經孫 撰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四載執經邇無禆益一朝被論惟有慙尤祇知隠跡以出關奚敢徹名于記府乃蒙仁言撫問恩意寵綏將之篚帛以燠其寒賜之官楮以賙其乏百拜俯僂萬感輸悃載念經孫罪大罰輕仰戴聖恩之寛宥辭温意厚更

叨儲極之垂憐東望潛然西歸榮矣煢孤蹤既返於私室無一字敢入於帝城伏願皇太子殿下寅奉君親恪循身教謹言語節飲食妙全頤養之功尊德性極高明允迪中庸之訓暫輟閣中之註述益勤聖慮之踐脩是爲三代有道之君永迓萬年無疆之福經孫無任戀德輸忠之至謹奉牋以聞謹牋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狀

照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臣于次日具奏辭免
今月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渙頒成命震
惕愚衷竊以烏臺為糾察之司金華輔緝熙之學尊朝
廷必李勉而後可成君德惟程頤其實宜況稍涉奉承
是自銷于風采而無能啟沃曷贊仰于聰明必得譽髦
乃稱親擢如經孫者來從州縣躐綴班行資望淺則何
以振風憲之綱學術疎則無以為日就之益雖已謄于
免牘猶未拜於俞音欲望公朝特發敷奏亟收誤渥改

昇名流庶使菲才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須至
稟聞者

上樓監丞牒

朝散大夫徐經孫牒上奉使監丞郎中照會今月初一
日夜承公文准省劄備奉宣諭指揮差委貴職前來諭
旨令某還臺治事伏承傳宣恩言開讀再三無任感激
經孫自知瀆犯天威不稱言責惟知屏息以俟誅夷豈
敢回臺重汚朝廷綱紀之地除已披肝瀝膽具録回奏

又復迤邐前去以俟咸命須至牒報者右牒請照回故

牒

祀明堂赦文

寅恭宏圖祇若成憲稱秩元祀率先申以蒐儀於昭明堂歷吉辛而展采然禮之大者非無可稱而神之格者惟德是歆億萬年敬脩之心秩然咸敘四十載憂勤之治常謹持盈賴兩儀之儲祥荷列聖之垂祐陰陽和而物無疵癘雨暘若而歲比豐登青海歸疆咸謳歌于西

北黄旗恊道㳟温厚于東南方且却遠人之貢以昭德心減明年之租以紓民力往于攸濟迄可小康爾休爾游當知申命之自我將我享益申報本之思先一日而致齋極三日之儼恪如見所祭不顯亦臨款謁真宫入裸太室載鸞旗乘玉輅匪棘匪徐披龍衮執鎮圭有嚴有翼乃酌鬱鬯乃蒞中壇亞獻芬芳昭震子之主器顯維雍穆萃髦士之奉璋籩豆静嘉羽毛紛盛美光服朊衆星留俞月波日耀之宣明乾端坤倪之軒豁加荐享

矣清明暢矣維天佑之福履綏之緬懷乾德癸亥賜赦之書順考皇祐季秋肇禋之詔一以無私之義法天地一以大公之道服臣民炯如日月允矣垂訓敬其夙夜奉以畏威惟熙事之告成可朕躬之専享歛時五福普及萬方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天付予有家朕必思于兼覆本朝以仁立國朕必廣于好生尚賴輔弼必恭之臣小大承統之寄具宣實意式迓昇平共躋仁壽

祭龍門碑文

斗牛之分有名山焉水流其中四時潺潺有本如是浩浩淵淵潭曰龍潭門曰龍門疑有神物輸流而遷七寶層翠好峰巑岏千佛可廬名經可緇爰相厥攸門而不闢有亢其高風雲往還表之以江西掄魁之筆賁之以吾黨非常之原吉涓剛辰揭虔奉安崇酒於觴實殽於盤薦此馨香以啟蟄蟠桂香秋馥桃浪春翻神其相之有開必先

新堂梁文

伏以倦游受吾廬偶得東源一區之勝辛勤有此屋粗適中堂四時之宜日月維良風雨攸除恭惟矩山主人一生俛倖百事迂踈壯歲詞場誤成蠅于點墨比年客路旅振鷺于光庭書殿極儒生之榮憲府濫言官之責不能者止盍歸乎來顧老屋以弗支勢須改築去先廬之未遠地適可安三江交流有朝有護四山回抱如拜如迎是為覺溪之中舊龔孔園之號傍羅古木若預封培前衍平疇最宜眺望賢哉宗黨成此畝宮爰集棟梁

楹桷之材以為親賓冠婚之所地勢頗隘于我有餘自此息影林間得依美蔭學耕谷口惟願豐年得為太平之民玆實老來之福千萬間庇寒士賴有時賢三十年攜束書聊逭吾老試題吟筆助舉脩梁

東　丹闕巍巍照眼中曉望扶桑秋日表葵心如拜朶雲紅

西　羅浮峻極與雲齊水演龍門清且近此堂新枕此山溪

南

梅峰對面蔚晴嵐方正不移天所作欲知絜矩個中參

北

幢節分龍來石鮮勇如渴驥欲奔泉水口此山天與力

上

水遶山圍更平曠良天好月賞心時客邇鴒原互來往

下

自古箕裘學弓冶詩書門戶要支持須是肯堂仍肯架

伏願上梁之後百年偕老億世奠安泉甘土肥漸遂山林之樂風調雨順益知棟宇之安書脈其昌福基以壯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伏以中堂落成已竦飛翬之勢前榮高厰復恢旋馬之規展矣高明美哉輪奐恭惟勉仲主人精神秋水笑語春風心逸而休克守過庭之訓面勢必審更深肯架之思爰自舊年迄成新築望先廬之未遠覺勝槩之彌多塘瞰大寧泓然可鑑岡連石釜巋若具瞻青山當戶流

水入池白雲爲藩寶氣在闥況有前人之命是爲安宅之基狀與目謀屋兼身潤又念親賓冠婚之所當有東西階序之分乃詔工師乃宣哲匠厚棟大梁以禦寒暑廣居正位以備周旋揖遜其間登降有數屏開孔雀未數李監之豪家瑞應麒麟會慶徐卿之有子脩虹斯舉

賀燕聿來

東　主人胸次妙春融門前又報高軒過坐我光風霽

月中

西

山頭寶氣喜朝隮客來柱笏閒相對笑指浮雲自有梯

南

不寛不隘笑潭潭我門居第傳孫子文靖當時有美談

北

華堂相值真安宅方寸心田萬卷書箇是君子無窮澤

上

舉首先廬盈一望好天樂事賞心時棣萼相輝互來往

下

家塾旁開文字社堦庭蘭玉香詵詵鸞鶴書聲連

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睦肅門戸光輝智以謀之仁以居

之敬脩其可願禄爾康矣嘏爾常矣亦維適之安

贈課術王宗岩序

余平生安於命而星數之説未學間有為余言而驗者

百一二爾惟蜀士李德甫嘗課予命自辛亥而乙丑由

提管而龍圖節節皆驗如印劵然予甚神之而惜其不

復見宗岩王君一日過予謂得其術其課予卦數亦頗與甫合然德甫嘗自言其術無文可傳不知宗岩何以得之也雖然不必問其術傳不傳惟當觀其驗不驗于其别也為序以送之

黄紹谷詩序

沅江黄君妙年篤學勵志前脩暇日彚其詩不鄙示余余開卷讀之則後村李公省身雷公各為著語而蒼山曾公又為易其字曰紹谷蓋以山谷文章之印期之也

余復何言然嘗讀鶴山黄太史文集序有謂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獨於其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艱險百罹不見隕穫者再三致敬慕之意然則紹谷合志其大者焉勉旃毋怠

黄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江山風月黄元肇燕息所也梅亭先生翰林李父溪山翁和之諸賢繼是有詩有序有記搜抉其秘天地無盡藏發越殆盡而元肇猶謂余獨久著語余惟天地清明

之氣莫如風月而挹之江山尤清明之至也元肇家傳山谷之印見聞文獻與他人殊而遊目騁懷又有江山風月之妙余復奚言然元肇亦有思夫自有此天地即有此江山昔也清夜故園地靈尚閟人謂斯何今也飛閣渠渠登臨得要人謂斯何況山徑之蹊介然成路滄浪之水清斯濯纓孟氏此語豈直為山水發哉反之身心亦猶是也余方有警于是願與元肇加習察之功一燕息頃因水上之風而識天下之至文因月林有影而

悟容光之必照庶乎與天地同一清明而不獨以嘲風弄月為得江山助矣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連秦樹無因見極眼空遥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巳未召自永豐軍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

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驛不如公安之竹乎竊惟君子所遇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托不朽況嘗有蘧廬之托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其因葺是館刻詩壁間仍令名而堂以萊公扁于以存先賢之蹟回此地之光景云

黄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右訓蒙絶句五卷晦菴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

沅江黄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絶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灑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于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或取諸章句集註或取諸

文集語録又参以周程横渠五峰南軒勉齋西山諸書如綱以黄鐘而四聲迭和原于岷山而百川會同其例則先訓詁後文義一如先生註書之體自非潛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釋戒謹恐懼詩云冦未至則高其垣墉欲未動則敬以直内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與季清交四十年中間辱授館者非一載見其讀書專静反覆沈潛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進有非不肖所能及

其後數歲一見每見必進于昔今於所註書益信雖然先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于心見于躬行日用之際俛焉孶孶有不容以自已絶句凡九十八首始於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余與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實從加齋學師友淵源有自云

黄山谷内集詩跋

太史黄公詩有内外集夫任氏所註者内集板木雖多

而其烏焉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之閩憲始與鄰城所刋鄰室外集註並傳之

黄月山解金剛經跋

月山黄獻之余老友也生平歸儒解金剛經偶黄雹岩以所繪真像示余為下轉一語時咸淳辛未五月既望矩山老人徐經孫書其上而歸之若以色相見我能知者微若以音聲求我能知者幾大虛雲散大音聲希月山居士之子孫永言孝思于是保之

長孫敏學冠說

正月丙午吉叶於卜吾孫敏學肇加元服古者冠禮三加彌尊厥初祝辭訓義具存始加曰棄汝幼志蓋欲其童丱之習痴劣之態絕之而若棄也再加曰敬汝威儀蓋欲體貌必正色辭必莊可象而可畏也三加曰以成厥德蓋欲其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而成人之德備矣三加之禮彌尊三祝之辭有序蓋必如是而後元服之無愧也於戲既莊爾首毋邪爾思今爾何盟是訓是彝

今汝何懲於嬉於隨學以自強敏以求之受天之慶福祿咸宜

姪壬泰冠說

咸淳三年九月望日猶子壬泰冠老伯矩山為之説其辭曰我如汝年冠于王正今子既冠迨此秋清古者冠禮盛服夙興筮日筮賓其責匪輕言行貌思規矩準繩汝其未忘思誨是名字以必矩維我思榮念哉敬哉杲日東升

乙泰冠說

古重冠禮盛服夙興今子既冠祝辭是聽家學淵源汝其繼承顧諟明命迅如雷霆有慾必窒有忿必懲名曰思諟字曰必明友愛同氣温然如春佩服斯語其書諸紳

香遠舟記

余友羅仲志種蓮植梅著亭其間取濂溪香遠益清之說康節夙駕寒香遠遠留之句合名曰香遠舟蓋以其

亭之如船也余和之曰盛夏流金爍石百卉欲焦而有蓮焉大寒折綿氷凟萬木秃立而有梅焉予於是掀蓬四望或雲錦之絢爛或氷雪之清妍玉壟有神亦知其香之遠予余聞得陰陽之和者寒暑不能隕其節守性命之正者威制不能易其操子如悟此則知二先生之所取或曰東坡詠荼蘼亦曰無風香自遠曷不取而參之予曰隨芳而倚賴東風者蓮梅之所羞也又焉得俎豆之哉仲志曰善請書以為香遠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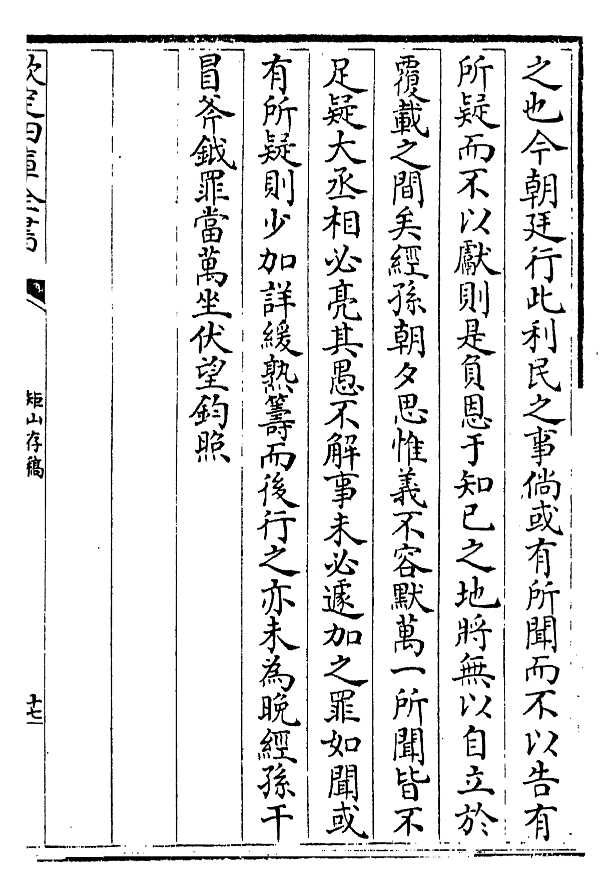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經孫嘗妄論今日大勢自庚申寶運重開之後聖天子有乾旋坤轉之妙大丞相有再造乾坤之功琴瑟既調百蠹盡洗武功既續三邊宴然從昔更化善治未有速于此者聞知聖朝惟曰和糴之數未能盡蠲楮幣之造未能頓住不能不上貽聖君賢相之憂近者全臺有言欲革二弊遠稽漢人名田之説近考先朝限田之制除面官限外之數官買三分之一無官之家亦以九品之

限與之大約田千萬畆歲收七百萬斛粟則可以盡免和糴之數楮幣可以住造而軍餉亦無不足之患矣一舉而兩弊盡除甚大惠也且漢人之說諸侯王公所占不過三十頃耳今一品至五十頃所限比漢時為優漢人自限田外悉以没官今無没官之令而限外祇買三分之一公家之利如此民間之利如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或疑此令風行州縣之間必索各戶出身官誥而後知所占品限虚實必索各戶砧基簿書而後知

所買畝段著落又不知官所給價將決于官牙耶亦秖據其契面舊田之好惡將聽人戶所申耶亦從官司據契而面典買也既買之後佃戶種贍將誰給之雨暘不齊或有減放將誰主之或者又謂此去夏税開場不遠官民之交易未定夏税必有遲疑不納之患住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數恐有楮價日殺之疑甚者至謂以浙西合買之田計之未必能及常年和糴之數他路或如是所買之田又不足以為所得軍餉之備又如何此

皆衆人之所疑者經孫竊謂廟堂之上智慮必周商確必定必無此慮特州縣之間官吏未必能盡體朝廷安靜不擾之意民户未必能盡體朝廷明白洞達之心恐須條示畫一為之區處使官吏有所奉承而無所容其夤縁之擾人户無所疑惑而有以知吾平明之公則此二舉不惟可以除二弊興五利實可為長久之良策矣經孫自揆疎庸無補于世浮沈州縣之久獨荷大丞相擢之疎遠置之清華數年之間叨塵至此蓋必有以取



之也今朝廷行此利民之事倘或有所聞而不以告有所疑而不以獻則是負恩于知己之地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矣經孫朝夕思惟義不容默萬一所聞皆不足疑大丞相必亮其愚不解事未必遽加之罪如聞或有所疑則少加詳緩熟籌而後行之亦未為晚經孫干冒斧鉞罪當萬坐伏望鈞照

矩山存稿卷三